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氏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韓詩卷一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 穆伯敬姜之夫文伯敬姜之子

孔子曰知禮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

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
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
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
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而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
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 闕
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達道
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
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禮記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哀公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于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魯史世家

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

十年伐齊南鄙

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衞歸魯以上史魯世家

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于郎克之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衞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林公賓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

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史孔子世家）

禮記（檀弓）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重當作童）

孔子在衛冉求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

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家語

哀公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霣潺湲孔叢子記問

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

行至于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説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賞言朝于晉者而罰言朝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以卜朝吳之吉凶）今朝于吳而不利則皆移心于晉矣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于

王王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淮南子人間
齊將伐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韓子五蠹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于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于是以楊榦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

之國而君伐之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而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陳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

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如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于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强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

南見吴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
諸子貢南見吴王謂吴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
霸者無强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
千乘之魯而與吴爭强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
不疑也吴王曰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
吴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
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

伐越而聽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强不過于魯吳之强不過于齊王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强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越絶因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不辱乃至于此子貢曰弔君

故來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之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是見矣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

責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于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

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爲魚鼈孤之怨吳深于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凡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一作疑請）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于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

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强而弱巧言利辭以内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悦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劒一良馬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

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弊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辨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休兵伏卒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

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以伐齊越絕書大同小異繹史子貢歷說一案本出策士附會之談史記信之而爲列傳家語又信之而益以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夫越之滅吳孔子卒已八年矣斯之不實居然可知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

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氷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新序卷四　又荀子哀公

莊子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

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名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後於魯哀公遠矣此其寓言

新論　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約

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

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怨讀爲蘊言蘊畜私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

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哀公篇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竊讀爲察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向者君問丘曰子

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說苑政理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言其不恭職事而病其主也韓詩卷四又荀子哀公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

者無取健者無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

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說苑尊賢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于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說苑指武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誰賢對曰衛靈公公

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内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尊賢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

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云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韓子内儲上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

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戸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呂覽先己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韓子內儲上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

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于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孔叢子上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

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韓子外儲左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名問仲尼仲尼

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韓子內儲上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

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孔叢子上

公儀仲子之喪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檀弓免音問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檀弓下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于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

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可以邀至尊之眄結新昏之歡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

彼宜汝與子頗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内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惟真人能之莊子列禦寇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公曰否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鬼之

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王肅喪服要記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黃黃一作鵠下同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請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

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爲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韓詩卷二　又新序卷五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

左昭而右穆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毋害于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淮南子人間

魯人有周豐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韓詩卷八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邪子夫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扶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因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孔叢子 記問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遂寢病公孫子孔子有疾哀

尼父檀弓上與左傳小異

拾遺記周靈王 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孔母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至魯哀公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在焉夫子知命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

皇覽冢墓記 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

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孔叢子上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孳孳以至夜

求之毋乃已踈乎從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從市不亦可乎（檀弓下）

魯穆公時有九子母寡臈日行禮畢悉名諸子謂曰婦中無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老矣欲往視之諸子諾復名諸婦謂曰婦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今諸子許我歸寧當與少子偕行以備婦人出入之制約至暮而返及還天未暮至閭外而止暮而後入魯大夫怪而問之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臈日歸視私家與諸婦

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列女傳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

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者先生君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婦

列女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魯

雜録

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

于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莊子山木）

梓慶削木爲鐻（鐘鼓之懸兩端各有刻鏤）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查　浩